

經部

禮記大全卷九

明 胡廣等 撰

禮運第九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長樂陳氏曰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

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為魯國蜡祭之賓事畢而遊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嘆聲也所以嘆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也言偃孔子

弟子子游也問所以嘆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此世之盛而有志於三代英賢之所為也此亦夢見周公之意○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為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為之辭也 蔣氏曰古者歲時蜡禮之誤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禳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今也聖人傷世偽之

寢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為觀上之遊喟然為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蜡之旨微矣聖人傷治古之不復因蜡禮而有見不有優也為之發問則何以窮夫子感嘆之機夫既以帝者之事為大同而指三代為小康矣而均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嚴陵方氏曰時槩乎聖人之在上者也孔子以窮而在下不得其時故其言如此然時無常也或可待焉故止言未而已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授之矣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

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於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為用者若弃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則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棄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已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共事則欲逸已而勞人不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已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

盜竊亂賊之事絕滅而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於外而閉之向內也

蔣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不以為樂在下者安於困貧而不以為尤是以德化自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為交非制之使然也推而至於耆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養於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病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有一毫相懷相軋之習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帝者之事足以當之○嚴陵方氏曰天生其利人棄不取是以人遂天也故貨棄於地為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

為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之竊絶理謂之亂毁則謂之賊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天下為家以天下為私家之物而傳子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紀綱紀也賢勇知以勇知為賢也涿鹿之戰有苗之征兵非由後王起也謂兵由此起舉湯武之事言之耳著明也考成也刑仁謂法則仁愛之道講讓講説遜讓之道示民有常言六君子謹禮而行著義以下五事示民為常法也在執居王者之勢位也言為天下之君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天下之人以為殃民之主而共

廢熙之也此謂小小安康之世不如大道大同之世也○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為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為廢此言大道既隱則知大道行之為明矣前言天下為公則以與賢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為家則以與子故也故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大人世以為禮則各子其子故也及以為禮則各親其親故也道大而有變則為之綱者道也禮義小而有常故以為紀焉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為紀則因其義而

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長樂陳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與人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而與子與人與子固出於天聖人所以順天而趨時也然其為公者非不家之以為公者為主為家者非不公之以為家者為主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不必藏於已非無所別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非無以待人也亦以其所主者異矣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六君子非不由之禮義以為紀徒辨非不用之特其有所輕重淺深煩簡之不一耳○蔣氏曰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運無為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蜡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禮本於天天理之節文也殽效也效於地者效山澤高卑之勢為上下之等也後章殽以降命以下乃詳言之列於鬼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喪祭以下八

事人事之儀則也

金華應氏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係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法於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嚴陵方氏曰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死生之道此其所以爲急歟於天曰本於地曰殽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馬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之爲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爲禮以節之也故曰

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未至於死而人欲其死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孔子言我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

得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今夏小正坤乾得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時之等列吾但以此二書觀之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得而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魯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為之誠如其說則夏小正之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註訓徵為成尤非近儒有反引此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大槩此段倣魯論為之者嚴陵方氏曰坤乾不

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也天地之理為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為顯故以等言外也○臨川吳氏曰杞宋為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殷之禮以祀其先夫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杞宋二國必猶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證但於杞得夏時一書於宋得坤乾二書坤乾之書其義略可推夏時之書其等略可見夏禮殷禮其他既無可證驗吾始以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葢不滿意之辭按論語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不足徵者文是記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杞之宋而不足徵葢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燔黍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也捭豚擘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之也蕢桴摶土塊為擊鼓之椎也工鼓築土為鼓也上古之心無僞雖簡陋如此亦自可以致敬於鬼神

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強世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此天下惟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於節文之中也所謂飲食者止於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與夫蕢桴土鼓凡此不唯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

致敬於鬼神益亦趨時而已矣○蔣氏曰上古烹飪未具而燔捭以為食罍酌未設而汙抔以為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為歡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素質實而巧偽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嚴陵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之穀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抔飲皆始諸飲食之事鬼神之道幽而難格非薄之禮疑若不及以致其敬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詞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所以升屋者以魂氣之在上也臯者引聲之言其死者之名也欲招此魂令其復合體魂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為含也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包裹孰肉為遣送之奠也天望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葬藏於地也所以然者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也死者之頭向北生者之居向南及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為之皆是從古初有之禮也嚴陵方氏曰飯必以腥蓋致生

之不知故也且必以執又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遣始於苴孰而已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焉則陰之類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焉則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與氣而言魄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臨川吳氏曰體魄謂形體精魄降謂降下在地知氣謂神識魂氣在上謂升上在天其號其告望而求諸天之陽明者蓋為知氣之在上而然此時猶以生道處之奠其知氣來復而可以生也始則飯腥終則苴孰藏而歸諸地之陰幽者蓋為體魄之降而然此時始以死道處之俾其體魄得所而安於死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為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窟也橧巢者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並食之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是矣前既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臨川吳氏曰營窟土處以避寒也橧巢木處以避暑也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以衣而蔽其體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為太朴陋不可從也下文乃言

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范字當從竹韻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笵皆鑄器之式也范金為刑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為鑄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煑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酪酢也治

湅染之類也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為之皆是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亦初也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性也特未能修之以利人爾夫為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巢窟為醴酪之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為布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蔣氏曰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長樂陳氏曰夫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其初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太古無酒用水行禮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為玄酒祭則設於室内而近北也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周禮謂之醴齊醆即周禮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此二者以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内而

稍南近户故云醴醆在户也粢醍即周禮醍齊酒成而紅赤色也又卑之列於堂澄酒即周禮沈齊成而滓沈也又在堂之下矣此五者各以等降設之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說見曾子問上神在天之神也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是在君臣之義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篤父子也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禮齊上下者獻與餕各有次序無欽遺也夫婦有

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也行禮如此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祜乎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醆所以在戶粢醍所以在堂澄酒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醆漸至於致味則用之於朝踐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粢醍則醴齊是也用之於饋食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皆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祐

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延平周氏曰有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為未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已矣○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

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周禮祝號有六一神號二鬼號三祇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作其祝號者造為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神號如昊天上帝鬼號如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地牲號若一元大武齍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祝史稱之以告鬼神也每祭必設玄酒其實不用之以酌薦其血毛謂殺牲之時取血及毛入以告神

於室也腥其俎謂牲既殺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祭
玄酒薦血毛腥俎此三者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殽以
下是中古之禮殽骨體也以湯爓為熟越席蒲席也
疏布麤布也冪覆尊也周禮越席疏布祭天用之此
以為宗廟之用記者雜陳之也澣帛謂祭服以湅染
之帛制之也醴醆以獻者朝踐薦血腥時用醴饋食
薦熟時用醆也薦其燔炙者燔肉炙肝也特牲禮主
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也第一

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故云君與夫人交獻也此以上至孰其殽是法中古之禮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然後退而合亨謂先薦爓未是熟物今乃退取向爓肉更合而烹煑之使熟而可食也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烹煑之故云合亨也體其犬豕牛羊者隨其牲之大小烹熟乃體别骨之貴賤以為衆俎用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也此是

祭末饗燕之衆俎非尸前之正俎也簠内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簋外圓而内方盛黍稷之器籩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㽁而小菜和羹之器也祝嘏說見前孝事祖宗之道也慈愛子孫之道也合亨以下當世之禮也祥猶善也嚴陵方氏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槀鞂之尚是矣疏布禮器所謂犧尊疏布鼏是矣澣帛則祭統所謂以其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又曰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凡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稱殽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

之和而實鉶一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實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蔣氏曰禮之始貴乎一終極其備故血毛腥肌殽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神以求神於宜漠之附也合亨體薦籩豆簠簋鉶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衆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偽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學者尚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延平周氏曰本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本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幽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厲也魯周公之國夫子嘗言其可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則非禮矣禹為三代之盛王故杞得以郊契為殷之始祖故宋得以郊惟此二國可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周公雖聖人臣也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

受之非周公制禮作樂為萬世不易之典而子孫若此是周公之教因子孫之僭禮而衰矣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凜不可踰曾謂人臣而可僭天子之禮哉○石渠王氏曰此一章真孔子之言註不能明其旨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王者之後天子之事守禮之所許者魯而有郊是背周公所制之禮與杞宋不同也張子曰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為有人臣不可為之功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過當如此至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

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然下僭上之階矣○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賜而賜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為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衰者非周公之衰也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也周公之道所以為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臨川吳氏曰言杞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修其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若魯則非有天子之事可守豈可僭郊也哉因言周公所制正禮唯天子得於圜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但於社祭地及祭稷神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祭天祭地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常古常事古法也不敢變易謂貴賤行禮一依古制也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臨川吳氏曰假與嘏字通用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但言假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耳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長樂劉氏

曰周官太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拜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太史佩諸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故曰幽國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醆夏之爵斝殷之爵尸君君之尸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以獻尸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今國君皆用醆斝以及於尸君非禮也是僭上之君耳　長樂劉氏曰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醆斝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大夫稱家大夫以朝廷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藏於私家可見其強橫則此國君者乃見脅於強臣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具官僭擬也祭器惟公孤以上得全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祭器以其可假也有田祿者祭器亦不得全具須有所假不假亦

僭擬也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是大夫祭不用樂也或君賜乃有之耳聲樂皆具亦僭擬也尊卑無等非亂國而何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心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藝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醆斝更商所側也禮天子奠斝諸侯奠角郊特牲言舉斝角詔妥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醆斝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嘻聖人言禮

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矛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其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僻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爲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擬僭逼之事莫之禦敝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因有望於除禮之君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曰

僕則益賤矣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尤重於昏也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已之家矣是君與其臣共此國也今卿大夫乃與其家之僕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亦是君與臣共此國也

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為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臨川吳氏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處者之為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

君朝者之為非禮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王之子弟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内之田諸侯子孫命為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采地之禄耳此先王之制度也

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

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降殺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歎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蕪並同姓者亦不容薄其所厚矣○新安王氏曰幽國僭君脅君亂國君與臣同國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國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

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者不敢以天子之尊而慢人之宗廟也不如此則是壞法度亂紀綱矣長樂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也○嚴陵

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為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令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謔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蔣氏曰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愚見庳下之情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因驅馳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為謔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

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能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故曰儐制度如禮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使有異仁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為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儐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馬氏曰禮治政刑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者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作其

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之招故曰儐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夫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與則政之所治禮之所廢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違上行私也或亦倍而去之之謂小臣竊所謂盜臣也肅峻急也俗敝人無廉耻風俗敝敗也治國無

禮故至於刑肅而俗敝為君者但恣己用刑逐廢常法法廢而禮無上下之列矣宜乎士不修職民心離叛也豈非疵病之國乎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直言刑肅而俗敝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大至故也夫治之為道由内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内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於刑之中而已苟刑肅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言法無

常法以禮爲體禮以法爲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爲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正則君位危書

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曰天敘禮曰天秩是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社祭后土也因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效地者效其高下之勢以定尊卑之位也仁義者仁以恩慕言義以親疎言恩慕之心無窮而親疎之殺有定又親親仁也尊尊義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而尊尊之義隆自義率

祖順而下之至于禰而親親之仁篤也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度之興始於宮室故本五祀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慮禮之政如此故身安而國可保也

蔣氏曰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傚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為之也是以命降於社之謂殽地盎言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盎言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盎言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盎言門行有守外内有職而宮室以居也聖人必於此致意焉而從為藏身之固盎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

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其所以隄防世故維持人心在此矣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開物成務之主布政乎天下者本此道也○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為陰陽之道降於社者為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則知興作之為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仰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於其間也其序則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内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

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
也
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疑
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
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
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
之此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於天百貨産於地人生
於父而德成於師此四者君以正用之謂人君正身

修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設為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焉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為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禀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既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馬氏曰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無以群

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嚴陵方氏曰時以氣運故天生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具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為之君者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

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為明君今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為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迂其說也君者正身修德而為臣民之所則傚者也非則傚人者也臣民之所奉養也非奉養人者也臣民之所服事也非服事人

者也君而則人則是身不足以為人所取則而反取則於人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一人之身豈能供億兆人之食必不足矣君而事人則降尊以事卑為失位矣惟百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也養君以自安謂竭力供賦稅則有耕食鑿飲之安也事君以自顯謂竭忠盡職則有錫爵之榮也禮教通達而名分不踰故人皆慕守義而死恥不義而生也○石梁王氏曰此處皆非夫子

之言長樂陳氏曰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遷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茍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茍存此所謂修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也○朱子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蔣氏曰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别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徳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衆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

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葢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猶弃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易至於猛暴故用人之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見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之失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既仁如何貪葢仁善底人便有

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延平周氏曰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為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問於知與仁者蓋知仁以勇為主故問之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死宗廟言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己之宗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己之宗廟也舊說變讀為辨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而死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非意之謂非以私意臆度而爲之也必是知其有此七情也故開辟其十義之途而使之由之明達其利

與惡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趨知所避然後能使之為一家為一人也七情非學而能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為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為一人者必先知人情而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則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大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修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為一家中國所以為一人也○蔣氏曰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遠近不與焉情之所合則指天下之異而歸之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一矣今夫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想姑爲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爲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之大義興利銷患而人心一也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欲而人心離也又曰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之間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外無餘說也○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

皆出於人爲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足以召禍敗謂之人患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端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欲惡之心藏於內他人豈能測度之所欲之善惡所

惡之善惡豈可與顏色覘之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

非求之於禮不可葢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舉動自

然合禮若七情乖僻人倫有虧則言動之間皆失常

度矣有諸中必形諸外也若不知禮則無以察其情

義之得失於動作威儀之間矣馬氏曰莫非欲也而欲之甚曰大欲莫非

惡也而惡之甚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

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心者色

之藴由色以觀心可測度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色

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色

取仁而行違者有矣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

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嚴陵方氏曰

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為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為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上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者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具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也。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張子曰天

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伸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鬼之盛極於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北溪陳氏曰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無一物不具鬼神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伸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一氣耳○馮氏曰凡盈於天地之間者莫不稟五行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五行一陰陽也質具於地氣行於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其事以成四時月之盈虧由於日之近遠四序順和日行循軌而後月之生明如期望而盈晦而死無朓朒之失也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焉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焉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具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具其竅上通焉○長樂劉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

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為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時迭

相終而還相始終則有始如環無端也冬終竭而春始來則春為夏之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為秋之本已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五行四時十二月莫不皆然也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蔣氏曰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為冬者然也而金為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為夏者然也而木為之本矣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黄鍾子太蔟寅姑洗

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言之皆可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稱律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簇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

亥在皆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𧶼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黄鍾為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黄鍾九以林鍾六為妻太蔟九以南呂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蔟夷則生夾鍾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為宫者宫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黄鍾始當其為宫五聲皆備黄鍾第一宫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

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太蔟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朱子曰按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陽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五聲之正至於而窮又自變宮陽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位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長樂陳氏曰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仲呂黃

鍾大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黄鍾至太簇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黄鍾為宫則林鍾為徴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宫蕤賓為變徴林鍾為宫則太簇為徴南呂為商姑洗為羽應鍾為角蕤賓為變宫黄鍾為變徴以至十律之為宫餘律之為商角徴羽為二變旋之為十二宫析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宫又第之

至七為變徵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還相為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為質夏三月以苦為質而六和皆相為用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五色青赤黄白黑也并天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為謂質畫繪之事主

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延平周氏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為宮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間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馬氏曰五行莫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為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為五聲六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為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長樂陳氏曰五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之所尚故言質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

者也

天地之心以理言五行之端以氣言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其間皆有五行之配而性情所不能無者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蔣氏曰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發其所自禀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為五行故仁之端則水之性所立也義之端

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長樂陳氏曰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龍泉葉氏曰天地之道至誠而不息五行之氣至和而不乖此王則彼衰彼息則此生迭相為端而未嘗窮也五行歲月始終彼相為本末不可窮盡此天地所以久存而不廢也具在人也發於聲音則作止之變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發於衣服則色章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勤勞皆發於萬物而資於人以與之並為長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繼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

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內而獨有厚於萬物焉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

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此章凡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柄猶權也四時各有當為之事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日星為紀如日中星鳥

日永星火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以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民而使之作為也○量限量也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不踰則所為皆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依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相依即前章殽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事可悠久不失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質猶正也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於五行之時令則其事亦今歲周而來歲復始也○器必成而後適於

用令用禮義如成器則事之所行豈有不成者乎考成也○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害正性如不使稊稗害嘉穀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奧也○六畜人家所豢養四靈本非可以豢養致者今皆為聖世而出如馴畜然皆聖人道化所感耳飲食有由者由用也謂四靈為鳥獸魚鼈之長長至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廚者矣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為本至於五行以為質以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以言具所用者也四靈以為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

則必推其所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張子曰自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人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嚴陵方氏曰以天地為本則萬物皆末焉本既得則末斯從之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為端則其情可揆而見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則晝之所祭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人因之致用也○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為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

以為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為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為畜然四靈以為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鮪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淰羣隊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三靈物既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雖見人亦不為之驚而飛走矣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

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上三物皆因飲食有由而言龜獨不言介蟲之類應者以其為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之物例之也○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為畜衍至此無義味太迂䟽何所無龜嚴陵方氏曰麟㒰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長樂陳氏曰魚鮪鳥獸至於不淰不獝不狘者蓋亦不必實然所以誇君人者修德而已矣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瘞埋也繒幣帛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也宣揚也先王重祭事故定期日於蓍龜而陳列祭祀之禮設為制度如此其詳制度一定國家有典禮可守官有所治事有其職禮得其序也

嚴陵方氏曰秉蓍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定天位食貨所資皆出於地天子親祀后土正為表列地利使天下知報本之禮也仁之實事親是也人君以子

禮事尸所以達仁義之教於下也儐禮鬼神而祭山川本諸事為而祭五祀皆是使禮教之四達此亦前章未盡之意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巫主弔臨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實而居後瞽為樂師侑為四輔或辨聲樂或贊威儀而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是人君以禮自防亦教於天下也○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

非也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位欲其一故曰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祇曰祭而此於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矣我為祭主於内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儐鬼神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廟以下皆主祭祀可知○長樂劉氏曰宗祝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

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欹傾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此承上文帝祭於郊等禮而言百神受職謂風雨節

寒暑時而無咎徵也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也孝慈服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正法則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無敢僭踰也聖王精禋感格其效如此由此觀之則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義之修飾而禮之府藏也前言山川興作而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以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因其序也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爾○長樂陳氏曰禮

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嘏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衆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修禮之藏也○臨川吳氏曰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修謂整葺無虧闕藏謂在於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其中矣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分爲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等轉爲陰陽則有吉凶刑賞之事變爲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差列爲鬼神則有報本反始之情聖人制禮皆本於此以降下其命令者是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箇太一仍是諸子語其官於天也一句結上文官天地當如莊子義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大一○嚴陵方氏曰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

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所主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亦本前章本於天殽於地之意動而之地即殽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以為柄也協合也分謂月以為量也藝即功有藝也

上言義之修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終言義居人猶言在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

蔣氏曰自禮必本於大一至其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自禮必本於天至居人曰義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於大一者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生矣寒暑代謝有四時之變生死往來有鬼神之形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既謂之降曰命矣又終之以其官於天者聖人懼天下言禮者瀆於人而

忘於天故爾且謂之必本乎天者猶言本乎大一也然動而之地則大一判而上下殊矣列而之事見於制度顯設之位變而從時推之於陰陽奇耦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為而使之行是禮故曰協於分藝必終之以居人曰養者聖人懼天下之言禮者惑於天而不體於人故爾○嚴陵方氏曰上言禮本於大一則原禮之初而已此又明禮之用焉上言禮之初故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禮之用故言居人以見其使然也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有不行也夫欲行禮貨力為先辭讓次之飲食又次之故曰無財不可以為悅非强有力者莫能行也○臨川吳氏曰儀文為禮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為義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竇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肌膚之總會筋骨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飭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

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也長樂陳氏曰講信修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莊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皆人道而已由其人道所以達於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竇以言其通也○馬氏曰禮義出於性而曰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何也葢有禮則莊敬日强無禮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措耳目有所加進退揖讓有所制此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體之束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道非一而禮義者尤為之大端也養生所以飾驩送死所以飾哀事鬼神所以飾敬此禮義以節文之也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達者所以明之也順者所以因之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糵而成味君子厚於禮故為君子小人薄於禮故為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醨也

長樂陳氏曰糵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醨醇則久醨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為酒者戒其為醨而務其為醇善為人者戒其為小人而務其為君子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

劉氏曰修者講明也柄者人所操也聖王講明乎義

之所在使人得所持循而制事之宜也人能操義之要以處禮之序則情之發皆中節矣故可以治人情也禮者人情之防範修道之教莫先於禮故治人之情以禮為先務如治田者必先以耒耜耕之也

陳義以種之

義者人情之裁制隨事制宜而時措之如隨田之宜而種所當種也

講學以耨之

禮義固可使情之中節然或氣質物欲蔽之而私意生焉則如草萊之害嘉種矣故必講學以明理欲之辨去非而存是如農之耨以去草養苗也

本仁以聚之

講學以耨之者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之者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也至此則會萬理為一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此如穀熟而斂之也

播樂以安之

聚之者利仁之事未能安仁也故必使之詠歌舞蹈以陶養其德性消融其查滓而使之和順於道德焉則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此則如食之而厭飫也此五者聖王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學居其中以通貫乎前後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自始至終於仁義禮樂無所不講至其成也則禮義之功著於先

仁樂之效見於後焉嚴陵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至於無禮無義者心或動而情亂之也故聖人修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不可不治也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事也故曰人情者聖人之田禮者事之治猶耕之治荒蕪故言修義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學所以為已猶耨之去苗害故言講仁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獲故言仁以聚之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食故言樂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長樂陳氏曰修禮以耕所以開其心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金華應氏曰學探千古羣聖之奧而思索問辨以

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而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秋斂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當為者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為之禮焉此所以三

代損益不相襲也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馬氏曰禮者所以體常義者所以盡變變者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經也蓋禮義一物耳體其常則為禮盡其變則為義故三代之禮而或素或華者皆所以變而從時也要之不違禮之經義之權而已○黃氏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禮者為尊卑升降親疎之節義者合宜當理指的之稱名實相應則為正禮猶有禮而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而無實下文云協諸義而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作之非為禮修飾之華明矣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

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為分限之

宜心之發於内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於義者合其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强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為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仁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

言同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焉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然有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枝一葉各具一理隨時榮悴各得其宜者義也長樂陳氏曰處藝以義然後有所别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為藝之分故能協於藝以其為仁之節故能講於仁夫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仁後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於路此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溫良者仁仁之本敬

慎者仁之地寛裕者仁之作孫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者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强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此反譬以申明前段聖學教養之事有始有卒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嚴陵方氏曰耜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

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禮而行之故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嘉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將以有穫學之勤將以有聚仁言聚也穫言穫也故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所樂而安其仁焉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然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

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前章至播樂以安之而止此又益以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一節者葢安之以樂以前皆是成已之功大學明德之事也達之於順以後方是成物之效大學新民之事也故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家國天下之肥至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内外之道大

學身修齊家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大順則無為而治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常也以上並劉氏說。大臣法盡臣道也小臣廉不虧所守也以德為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為御動無不和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而已樂之和人期於理之順而已故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長樂陳氏曰

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充而後盈此人之肥也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毘性而和此家之肥也天子德教加於百姓故以德為可行之車而以樂為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守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順不失故以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此天下之肥也凡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以養生送死而幽足以事鬼神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以下至篇終皆是發明大順之說以此大順之道
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
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舛謬也雖小事所
行亦不以其微細而有失也雖深窅而可通雖茂密
而有間謂有中間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
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
則無所爭矣此泛言人君治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
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謂其分理者不過一順

之至而已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亡之戒而不至危亡也新安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精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謬矣一頻笑之微下之休戚係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係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為之可以無過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則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閒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臨川吳氏曰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孼之疾

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縱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也聖人所以順民之情者如安於山則不徙之居中原故民不困敝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是用
水必時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
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又周禮季春
出火季秋納火之類是用火必時也兆人以時取金
玉錫石及月令季春審五庫之量金鐵為先是用金
必時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用木必時也飲
食則如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之類是也合男女
必當其年頒爵位當其德用民必於農隙凡此皆

是以順行之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無旱乾水溢及螟蝗之災也凶饑年凶穀不熟也妖謂衣服歌謠草木之怪孽謂禽獸蟲豸之怪史家五行志所載代有之疾患也

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有安於此則不强於彼然聖人之順不止於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其年德有厚薄故頒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順陰陽之理也因其薄厚而頒之所以明貴賤之等也四民之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務不一先王則順之而不奪故曰用民必順 ○長樂陳氏曰禮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徧合

事之危而使之安也聖王知其禮之稱情安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變其俗使之各適其適而弗撤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頒爵祿以至用民不奪其時此因人之利以順之也夫唯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也〇臨川吳氏曰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昏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為妖飛走等怪為孽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

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舊說器為銀甕丹甑車為山車垂鉤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也晉時恒山大樹自拔根下有璧七十圭七十三皆光色精奇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璜玦之象亦此類也椒與藪同龍之變化叵測未必宮沼有之亦極言至順感召之卓異耳不以辭害意可也修禮以達義者修此禮以為教而達之天下無

不宜也體信以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此極功矣故結之曰此順之實也○程子曰君子修已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矣此體信達順之道也○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所不通也嚴陵方氏曰天為神故以道言地為富故以實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膏露則露之澤具體如膏醴泉則泉之味具甘如醴郊棷則在郊之棷也宮沼則在宮之沼

也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見則以順之所感而無獝狘之患故也莊子言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蓋謂是矣脩禮於外所以達義於内體信於人所以達順於天○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臨川吳氏曰天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之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為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致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順理淵微初無形象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禮記大全卷九